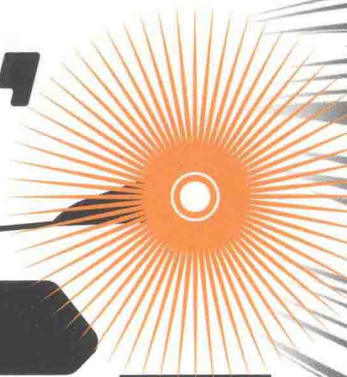


师傅，

王硕
著

帆仔
绘

走吗？



师傅



王
硕
著

师傅，走吗 / 王硕著.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6
ISBN 978-7-5502-7617-8

I. ①师… II. ①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83166号



文艺家



关注未读好书

师傅，走吗

作者：王 硕
出品人：唐学雷
选题策划：联合天际·张国辰
特约编辑：郝 佳 高红玉
责任编辑：李 伟 刘 凯
封面设计：满满特丸设计事务所
插画设计：帆 仔
内文设计：邵 年
美术编辑：裴雷思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76千字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6.75印张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7617-8

定价：39.80元

联合天际Club
官方直销平台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82060201

未讀 | 文艺家

未读之书，未读之旅

目 录

自序：麻烦叫我王师傅	001
上路再说	012
我如何得到了第一个差评	022
突然想起的往事	034
黑客社团	044
问题少女	056
乘客身上的怪味道	070
停车生存指南	080
我骗他们说这是王菲的新歌	090
计上心头	100
钓鱼	116

咱们再约	124
深夜，如果一个乘客住在八宝山	132
加了糖精的焦糖玛奇朵	146
开车之前学撞车	156
路怒症患者	166
是不是日本车就意味着悲惨下场	176
外围总比明星好	188
奇葩司机	198

自序：麻烦叫我王师傅

0
0
1

一切可能还是要从“坏蛋调频”说起。那是2011年的时候，这个时间对王硕来说可能是一个节点，因为在此之前的十年，他一直都在写乐评，或者说做一些跟音乐有关的事情。但是，人这东西总是会有“觉今是而昨非”的那么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对许多人来讲，叫作“闪念”，一下子就过去了，再想起来的时候不知是猴年马月，但估计是遇到挫折的时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人会选
择跳楼，而且在楼顶上站着的时候，“闪念”还在继续，终于“闪念”变成了“观念”，这个“观念”随着你纵身一跃，就永远不会改变。

当时他就在跳楼和做一个电台之间徘徊。徘徊了很

久，他终于发现自己还是缺乏勇气，于是选择了后者。

其实对于坏蛋调频来讲，他的概念很简单，一方面是对音乐多少还有一些诉求，但是不想再写乐评。当时他给许多报纸杂志写乐评，有些专辑是他从来不会听的，但是也要写，虽然他不嫌弃那些音乐，甚至他一直觉得，如果把那些不喜欢的音乐写得活色生香，反倒是一种本事。但他终于还是受不了一件事，就是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编辑就找他要稿子，他问编辑，专辑还没听到怎么写，对方说你就根据已有的唱片文案预测一下就行。所以他干了好几年的预测工作，在这些预测发表之后，他必须得把预测的专辑重新听一遍，来检验一下自己的预测正确与否。

多年以后，王硕读到了福柯的书，看到他对评论这件事的评价：“文艺评论的意义是在别人作品的基础上发挥你自己的文采。”至此他才明白，原来评论的内容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写得怎么样。所以他总是想问问那几任

编辑，是不是都读到过福柯的那段话。

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那是几个不负责任的编辑。其实恰恰相反，现在王硕觉得这样的编辑十分负责，因为他们考虑到了一个时效性的问题，“为了让那些需要出版印刷周期的东西结合时效性，没办法，只能以此为之。当读者拿到报纸杂志的时候，尽量是专辑出版的当天，因为读者不会去想这个内容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所以那时候，王硕就在反思传统出版业的出版流程，尤其是与时效性息息相关的那些出版。想了半天，没有结论，就像是一道无解的数学开方题。就像当时他所在的《周末画报》，通常是前一个礼拜的礼拜四截稿，完成所有的排版，下一个礼拜四才能在报摊上见到。“当然，这还算比较快的，据说有些月刊要把这个战线拉得更长，需要大概3个月的时间。所以逼着一些公关公司在半年之前就要琢磨半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这时候，这个行业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做着同一个工作——未卜先知。”

“与此同时，这是一个复杂的流程。制作一个选题，通常需要几个流程，依次如下：想选题；琢磨与这个选题相关的人；联系这个人，问他的时间；联系摄影师和作者；联系采访拍摄场地；给被采访人、作者、摄影师和场地负责人发一条群发的消息，在采访前一天提醒大家，第二天有这么一个事儿，大伙儿千万别忘了；回来找摄影师挑图；找作者要稿子；催摄影师修图；看作者的稿子，看看有没有要作者修改的，如果遇上作者姥姥奶奶去世，或者作者眼睛瞎了，自己把作者的稿子修改一遍——别乐，真的有作者以这样的理由拖稿，但是当天晚上我就在一个话剧的媒体场看到了他；应一些被采访人和该人所在机构的要求，把稿子发给对方审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硬伤；把确认的稿子和修好的图片发给设计师，让设计师帮忙排版；一校，主要校错别字；二校，主要看一些人名地名作品名有没有问题，以及商榷一些有可能被判断成政治上不正确的东西到底正确不正确；

三校，主要拿给主编看，修改一些不合适的标题和不合适的措辞。至此，一个编辑的工作完成了。接下来，还有许多工作是交给其他流程的，比如拼版，比如印刷，比如发行。”

但是做一个电台节目，用不了那么复杂，基本上只需要三四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同时不一样的是，传播的效果更直接，也更有时效性。

但是从创办坏蛋调频的那天，到王硕真正鼓起勇气辞职，又经过了4年的时间。不得不说，经济问题在里面起到了巨大的抑制作用。如果他2011年创办坏蛋调频的时候就辞职，显然不太合适，收入会骤降，没钱买书，没钱买盘，没钱旅游，也就少了许多丰富节目内容的谈资。

“但是这件事已经提到了日程上，就像一个胡同传说要拆，传闻传了很多年，终于在不经意的一天早上，你在梦中被挖掘机的声音惊醒，还在后院睡觉的你，发现前院的墙壁已经倒塌。你住的再也不是四合院，而你

成为颓垣之中的一枚钉子户。”

终于在2015年的3月，王硕做出了辞职的决定，当时正好有一个机会去当出租车司机，他可以一边拉活儿挣一些生活所需，一边做他喜欢的事。除了坏蛋调频的工作之外，还想多读一些书，让自己不显得太没文化，当然，读再多的书也还是为了一件事，就是把一个叫作坏蛋调频的东西越做越好。

辞职之后，王硕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就是在未来的日子里，只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所以他推掉了所有杂志的约稿，只在坏蛋调频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写一些他自己感兴趣的東西。因为他觉得按照一些编辑的思路写稿，是一件能恶心到自己的事情。同样恶心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去银行做企业贷款，或者跑到一个售楼处去卖房子。同样都是恶心，写稿挣得最少，“那么为什么不去做其他既恶心又赚钱的事，而非得做这件既恶心又不赚钱的事”。

最初的日子基本上是在车上度过的。有时接不到活儿，给他留出了更多时间，让他踏踏实实读书。

在整个过程中，有一本书对他影响特别大——毛姆的《刀锋》。书里面讲的是一个家庭背景还不错的兄弟，没有像其他同龄人一样跻身金融行业，而是把读书和行走看作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至于钱的问题，只要能生存，钱永远都不是问题。他后来回到纽约之后，也是变成了一名出租车司机，这样能有更多的时间掌控在自己手里，剩余的时间还是一件事，就是通过阅读和行走，丰富自己，而不是丰富自己的口袋。

当然，王硕后来把这个观念进而做了一个现代化的引申，这是一个投资人遍布世界各地的年代，他始终相信一点，不要自己去找钱，而要等着钱来找你。那么什么时候钱会来找你？就是当你自己足够丰富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有人为你投资，那时候，你的想法就可以实现了。“没有什么迟与不迟的问题，只有时机合适与否的问题。

任何人的成功，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这个产品的成熟度，另一个就是时间，后者更加重要。汪峰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早年穷得一塌糊涂，但好在坚持下来了，所以今天他干点儿什么事儿，都有好多人帮他上头条。”

但是，这样安宁的日子没过多久，他就被一个发小“劫持”了。这个人叫于向飞，他们是在彼此 15 岁的时候认识的，王硕在 41 中，于向飞在 159 中，这两所中学都在北京市西城区白塔寺这个地方，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亚当夏娃也开在这里。亚当夏娃的东边，是 159 中；亚当夏娃的北边，是 41 中。他们通过一个同学相互认识，然后发现彼此都在听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对于年仅 15 岁，又不弹钢琴的男生来说，在那时候听这个，基本上和精神病没什么区别。于是两个精神病在一块儿的关系还不错，当时组了一个乐队，只在饭桌上口头排练过几次，没干成什么正经事，但是相约未来一定要在一起做一点儿好玩的事情。

但是其间十多年一直没有联系，直到王硕辞职的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于向飞突然出现在他的微信朋友圈，说哪天出来聊聊。于是就在他完成《周末画报》最后一期盯版的那个周三的夜里，在前单位附近唯一一个能在室内抽烟的咖啡馆里，他们聊到了天亮。于向飞聊了聊自己对于杂志的看法，王硕聊了聊他对于内容的期待，于是王师傅决定了，加入 MONO——这个 slogan 已经改成“为什么身边总有人懂得那么多”的 APP。

临分别的时候，王硕告诉于向飞，其实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就是他治好了精神病之后，写给他的心理医生的一套组曲。

当然了，加入新团队的同时，王硕也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顺带开一下出租。

你可以叫他“王师傅”。

